

汉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③

語言文字論集

林万菁 著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汉学研究中心

汉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③

语言文字论集

林万菁 著

學生教授教正

林萬菁敬啟
1999.11.17.

新加坡国立大学
中文系汉学研究中心

1996

FF60/02

书 名 : 语言文字论集
著 者 : 林万菁
封面题字 : 林万菁
出 版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汉学研究中心
Centre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0 Kent Ridge Crescent, Singapore 119260
制 版 : Fountains Services
承 印 : 人文印务 Humanities Press
印 数 : 1 - 1,000 册
版 次 : 199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 新加坡币16元
I S B N : 981-00-7788-2

《汉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序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设立汉学研究中心的构想，酝酿于1991年。当时，本系曾向校方提呈一份有关筹设中心的计划书。校方鉴于自1980年以来，中文系的迅速发展，已经具备足够条件，于是在1994年11月批准了这项意义重大的计划。

汉学研究中心的设立，旨在丰硕中文系在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各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促进东南亚华社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工作，以使新加坡国立大学成为本区域汉学研究的重镇。初步拟定的工作方针如下：

- 一、推动语、文、史、哲、翻译各领域的专题研究工作；
- 二、促进系内外学者的学术交流，推行合作研究计划；
- 三、主办各种会议，邀请国内外学者，针对学术专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 四、出版学术丛书、专刊、以及单篇论文。

研究方面，为贯彻汉学研究中心成立的宗旨，并配合中文系同仁的研究兴趣与专长，第一阶段侧重研究儒家思想文化和东南亚区域的华族历史、社会、语言、文学，并且鼓励系里同仁进行其他汉学范畴内的专题研究。迄今为止，获得校方拨给研究经费，并已开展的研究项目包括：《早期儒家及有关典籍的多学科电脑化综合研究》、《儒家思想的潜在动力与现代社会》、《中国传记写作在现代的转变与演进（1898-1994）》、《〈檳城新报〉社论研究（1895-1911）》、《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战前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等等。我们也希望在今后两年，陆续整理有关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文报章、期刊、与

书籍的资料，编成索引，设立资料库，以供在中心进行研究的学者使用。

我们之所以重视华社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拟以史实论证华族在经济与文化建设上对本区域国家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当然，我们也不会忽略汉学其他学术领域的研究课题。

出版是我们的主要工作计划之一。中文系早在1982年就拟定了一项出版计划。在这项计划下，到1995年为止，问世书刊已有：专著两部、学术论文117篇、《学术论文集刊》三集，和国际性学报《学丛》三期。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推行多项出版计划。在国内外出版汉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就是其中一项目标。通过这项计划，不仅可以出版本中心学者的研究心得，同时还希望藉此方式，更具成效地促进国际学术交流。

学术丛书计划提出之后，即蒙国内外工商与文化机构对我们工作方针的肯定与支持，新加坡华文新闻业基金与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分别赞助出版本中心的第一、二种学术丛书，就是最具体的说明，这给予我们莫大的鼓舞。

我们恳切地希望社会各界人士慷慨资助，国内外学者不吝赐教，使我们的各项研究、出版计划能够顺利完成，为国际汉学研究尽一份棉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暨
汉学研究中心主任
陈荣照

1995年4月5日

序

林万菁博士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讲师。他早年毕业于南洋大学中文系，先后获荣誉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后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在语言和文学两方面都有很深的根基。他知识面广，才气过人，又勤于耕耘，成果累累，先后出版了《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48年》、《论鲁迅修辞：从技巧到规律》、《语法修辞论集》和《华语趣谈》，并编校出版了《香沱丛稿》。这本《语言文字论集》是他又一本关于语言文字的论文集。

这本论文集一共收集了十三篇论文，从内容看涉及古汉语语法、汉语词汇、语法修辞、汉语教学、风格学、汉字学和专著评介，足见他兴趣之广泛，研究路子之宽。在这些论文中，不乏真知灼见；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那勇于探索的精神。

汉语的虚拟语气从没有人探讨过，先秦汉语的虚拟语气更无人问津。林万菁博士却敢于去碰这个难题。在《论先秦汉语的虚拟语气》一文中，他以丰富、翔实的语料，不仅细致描写了先秦汉语虚拟语气的各种表达方式，而且与英语相比较，揭示了先秦汉语中虚拟语气在表达上的特点。

一谈到汉语词的音节结构，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认为，古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现代汉语以双音节词为主，所以历来对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研究较多。汉语中有一部分三音节词，如“出风头、泼冷水”等，虽然占现代汉语词汇总量的比例不大，但目前有略见递

增的趋势，很值得重视。可是没有人对它作过专门的研究。林万菁博士可以说是第一位把三音节词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他在《汉语三音节词析论》一文中首先根据在句中的用法验证三音节语词是有固定形式、固定组合、固定词性的词儿，接着具体描写了三音节词的组合方式和三音节词的构词变化，探讨了三音节词和非三音节词的界限，并对三音节词的语义作了适当的分析，给读者展示了三音节词在语音、构词、语义、修辞诸多层面上耐人寻味的繁复性。

任何语言都存在着词汇异化问题。新加坡华语词汇异化是涉及到双语、双方言交融问题，所以很值得研究。林万菁博士率先涉足这一领域，研究新加坡词汇的异化现象。他在《双语环境下的新加坡华语词汇异化问题》一文中，重点探讨了新加坡华语在华语和英语的双语环境下词汇的异化现象。文章首先分析了造成新加坡华语词汇异化的原因，说明产生词汇异化是不可避免的。文章接着从语言变异的理论高度，以实例说明词汇异化是语言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而这种异化也是以约定俗成为原则。研究虽是初步的，但给人以启迪。

“是”字句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种句式，海内外汉语语法学界对它研究得很多。林万菁博士则另辟蹊径，从一个新的角度——修辞的角度来研究“是”字句。他在《论“是”字句的几种修辞作用》一文中，以丰富的语料详加论证了“是”的判断作用、强调作用、虚拟作用、让步作用、概括与存现作用，以及比喻作用。他的研究无疑拓宽了“是”字句的研究范围。

林万菁在谈到语法研究时，说了那么一段话：

只有充分利用具体的资料勤辟蹊径，执简驭繁，才不致囿于旧说，泥于成见，积非成是。（《略论汉语教学中一些棘手问题》）

我在这里引用这段话是想说明，林万菁博士正是一位不囿于旧说、不泥于成见而勤辟蹊径的学者。

我有幸先睹本《论集》，感到深受教益。我相信，本《论集》无论对语言研究或语言教学都有参考价值。是为序。

陆俭明

1995年8月4日

于新加坡南大云南园

(陆俭明先生，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授)

目 录

《汉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序	陈荣照	i
序	陆俭明	iii
略论汉语教学中一些棘手问题		1
论先秦汉语的虚拟语气		19
汉语三音节词析论		35
双语环境下的新加坡华语词汇异化问题		53
论“是”字句的几种修辞作用		61
以小见大论修辞		85
从修辞的角度看时下几种用语方式		99
论风格学在语言学中的地位		107
论华学涑三种为人遗忘的文字学著作		115
小论汉字简化过程中的混乱现象		123
论汉字简化的极限与局限		127
读《琉球官话课本研究》		135
从词不达意到言有所表 —— 近年读语法修辞新书有感		139
附录:		
与文体有关的口语化问题		143

略论汉语教学中一些棘手问题

一、小引

目前，汉语教学和英语教学一样，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展。此地所要谈的汉语教学，是一个整体观念，并不限于对外汉语教学，也不限于母语教学或现代汉语教学。本文所关心的，是汉语教学中一些十分基本的，却又不容易处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确棘手，却又不得不加以注意。

也许底下所谈的，范围稍为广了些，涉及字形与笔顺、语音、词汇、语法与语意几方面，但很多例子和分析是笔者的经验与体会，所以不妨野人献曝，以期抛砖引玉。

二、关于字形与笔顺

如果汉语教学可以不包括汉字教学，则问题简单得多。然而，汉字教学是汉语教学的基础；不辨汉字，也就难以掌握语音，遑论读写了。

在汉字教学中，最棘手的恐怕是字形与笔顺这两方面。以字形

而言，目前有简体²与繁体之分，简体之中又有民间流行、偶创与正式通用的两大类。写法不一，自然造成辨认的困难；如“副导演”一简而为“付导演”；“停”字简为“仃”，变成“孤苦伶仃”的“仃”字，但字典未收录这样的用法。简化后的“徵”字与“征”相通，一些古人的名字也随着改了，“魏徵”写为“魏征”；而“洪昇”写为“洪升”，有时不十分习惯。又如“面粉”即“麵粉”、“轻松”即“輕鬆”、“多余”即“多餘”、“头发”即“頭髮”、“丑陋”即“醜陋”、“细致”即“細緻”、“哗众求宠”即“譁众求宠”、“坐无虚席”即“座无虚席”；诸如此类，稍一不慎，便以别字、白字视之，发生争议。事实上，汉字简化自古已始，许多笔划纷繁的字尤其非简不可。不过，简化有其局限性，过简则面目全非，反增习字的困难。时至今日，一些难写难认的字仍无简体，殊属遗憾；例如：暴、繁、魔、馨、鞭、籍、簇、兼、戴、魏、寇等等，横七竖八、勾勒交错，练习起来委实不易。

汉字是方块字，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字都是四四方方，结构匀称；但一个小方框就足以包容一个汉字却是人所共知的。值得注意的是汉字容易相混，形近而讹者多，再加上偏旁部首不完全按特定的规律加以组合，尤增辨认字形的困难。因此，查字典的确费劲。如果读得出字音的，自然可以依拼音找字；但读不出字音的，只好规规矩矩地按笔划索寻。这一来发现一些笔划的算法并不一致，或相差一、两划，或多至三几划，而部首的所在，更难判断。譬如草字头的字，“艹”须查六划的“艸”部才查得到，又如“阝”旁，左边要查“阜”，右边则查“邑”。数一个“马”字，数来数去，不知是九划还是十划？年字应该属什么部？四字、民字、乖字查哪部？夷字怎么归“大”部？初字在刀部而不在衣部，相字在目部而不在木部（《现

代汉语词典》则木、目二部皆收)，颖字在禾部而不在页部，兼字列在八部，再字在门部……例难胜举，有时简直令人叹为观止。至于古今字、异体字、俗字等更是教学汉字所难以避开的问题。最近，有为“擅长”的“擅”字各执一词者，或以“擅”为误。其实，凡练过书法，都知道“擅”之作“擅”并无不可；³正如“玄”字作“𤣥”，“吳”之作“𠂔”、“𠂔”，“回”作“囬”等都极普遍。当然，像“於”虽简为“于”，但人们提到作家“於梨华”依然写“於”，不写“于”字；不像“萧军”亦作“肖军”。反之，明末的“于谦”也没有人写为“於谦”，因为于、於可通又有不可通之处。⁴这就是教学汉语的一点难处，照本宣科恐不足够。再如考、攷相通，稿、槁相通，炮、砲、礮相通，劫、𠂔、刼都通，札、蓓、筴也通，更是在教学时不可掉以轻心的。至于“𠂔”为“前”的本字，“𠂔”是“渊”的古字、“𠂔”即“哲”、“𠂔”即“梅”、“𠂔”即“奔”，“𠂔”即“粗”，也是各有渊源，不宜遽下断语。

说到笔顺，大体以“先左而右、先上而下”为原则，但也不是刻板的规定，例外的情形很多。目前汉字虽然简化了，基本的笔划却不变，所以一定要从头学起，按部就班，甚难偷工减料。笔顺掌握不好，会影响字体，把字形写得歪歪斜斜，或奇形怪状。譬如“放”的“攵”边，许多人作“一 ㇏ ㇏ ㇏”的顺序写，结果就写成“族”，显得生硬。再如“匾”字的笔顺是“一 ㇏ ㇏ ㇏ ㇏ ㇏ ㇏ ㇏ ㇏”，最后的竖折一划，一气呵成，尤具特色。

也许为了改进字形与笔顺，不妨学点行书、草书，正如英文有快写法、省时又美观。然而，英文的草书是二十六个字母的快写，学起来不必太久的时间；汉字的草书是专深的学问，较难掌握，一点一滴，影响重大。像“言”字旁与“水”字旁，分别作“讠”与

“彳”，下笔若有差池，便两相淆混。行书、草书可以写得快，楷书写得慢，但行书的字体以楷书为基础，企求一蹴而就反而事倍功半。也许汉字字形的确有其难处，尤其碰到架床叠屋的情形，每多顿挫，所以即使学了十年汉语，有时仍没法子把汉字写得好、写得准、写得快。

三、关于语音

汉语的语音有许多特征，最明显的可说是四声与轻声。如果不了解汉语里头有四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区别及“入派三声”的原理，往往不能正确地掌握发音，更不必说驱遣语调了。至于轻声，往往有辨义的作用，一不小心，便会使人产生误解；如先秦时代哲学家老子(Lao Zi)与家中的老子(lao · zi)并不相同，买东西(dong · xi)与东西(dōng xī)南北的“东西”也大异其趣。

关于四声，讲的其实就是声调。声调当中存有变读的现象；“一、七、八、不”的变调最为突出。如“一个”的“一”读第二声，因为它所搭配的“个”字是去声；而普通讲“第一”、“一二三四……”却读第一声；“一天”、“一年”的“一”又读为第四声，因为“天”、“年”是平声字。这类的变读不太多，却相当麻烦。然而，更麻烦的是调子拗不过来，违反了阴平（ˉ）、阳平（ˊ）、上声（ˇ）、去声（ˋ）所规定的调值。有时候，个别的字音读得准，但几个字连成词组或进一步以句于、语段表达时，便阴差阳错、荒腔走调了。

语音教学的确不简单。唯一的方法是要多比较，不断地练习，不必斤斤于一字一词，反而要结合词组、句子以及熟悉语音的变化，久了便会有办法达到自然而流利。倘若太专注于一字一词，只求个别读

音的字正腔圆，而忽略了大体，最后不免弄巧反拙，令人视汉语语音为畏途，谈“音”而色变。

说到轻声，问题有点纠缠，争论也不少。如果不太苛求，轻轻暂隐实亦无伤大雅；然而像常用的“我们”、“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风筝”、“灯笼”、“钥匙”、“合同”等词语，却无论如何应该以轻声表达，才不致显得生涩、平板。有了轻声，汉语才能显出抑扬顿挫，表现得悦耳动听。轻声的作用近乎英语的轻重音(stress)，万万不可置若罔闻。

教学语音，一般采用汉语拼音做辅助工具，也有沿用注音符号（ㄅ ㄆ ㄇ ㄉ 等）者。以汉语拼音而言；学习起来并不难，但能灵活运用却需要一段日子。其实，汉语的音节不外四百个左右；如果这些音节都能正确地拼出，则自修汉语绝对不成问题。掌握汉语拼音之所以棘手，问题在于：

（一）汉语的音节并不是每一个都能依四声的改变而一化为四。有些音节有阴平，却没有阳平；有些有上声，却没有阳平；有些阴平字多，上声字少；有些阳平字多，去声字少；余可类推。例如：“ta”缺阳平声，“tá”找不到现代汉语的对应的字；“che”也没有字可拼；“diě”与“diè”都不成音；“shuán”与“shuǎn”亦然。

（二）许多拼音字母的组合，貌以汉语，实则不成立；换句话说，将声母与韵母合在一块，拼出了音，却找不到对应的字。例如：

be/pe/me/fe/fai/jai/qai/xai/gin/kin/hin/ging/king/hing/yui/
wui//luang/nuang//suai ………

（三）一些汉语拼音的组合，不能按英语或一般西方语文的拼法读出。例如：

qi/xi//jiu/qiu/qie/xie//xia//qiao//ju/jue//ce/cai/cao/can/

cen/cong//rao/rong//nüe/lüe//weng…………

如果不了解j-（基）/q-（欺）/x-（希）/r-（日）/z-（资）/c-（疵）/s-（思）/-e（额）/-ue（约）等声母与韵母的特殊发音，恐怕极难准确地读出有关的字音。譬如，[can]可能就读为[ken]了。

上述三个问题，看起来并不复杂，但在实际的教学，往往被忽略了。也许针对问题，细心体会，会收到预期不到的效果。与其按旧有的学习程序死记死背，不如就汉语语音的特征对症下药，更能掌握方法和规律！

此外，教学语音，对多音字的处理也很不容易。由于语音的规范，目前的标准音有时便异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或五、六十年代。有些音，中国字典已经淘汰而不收录，但台湾字典可能悉依其旧。前些时候，新加坡报章就发生一场小笔战，涉及电台、电视台的语音标准问题。如“垃圾”该读为[lè sè]或[lā jī]；“尽量”的“尽”该读为[jìn]或[jǐn]，颇有是非之争。这类问题固然棘手，但了解其根源，了解新、旧音的若干关系与衍变的轨迹，便不会茫然不知所措了。⁵ 尽管语音规范工作必须十分谨慎，但有时仍免不了顾此失彼。譬如，“抹”有时读[mǒ]，有时读[mā]，后者似乎偏向于口语上用；又如“血”，可读[xiě]，也可读[xuè]，旧读还有[xuě]音，一般如果单独用“血”字，就读[xiě]，但在“血液”、“血型”等词里却念[xuè]。“转”字也有分读的情形，可读[zhuǎn]，也可读[zhuàn]；凡物体以一点为中心或以一直线为轴作圆周运动称“转[zhuàn]动”；至于转身运动或物体某部分自由运动，则称“转[zhuǎn]动”。此外，姓氏里头的“盖”、“单”、“任”、“缪”，分别读为[gě]、[shàn]、[rén]、[miào]，不可不知。

一言以蔽之，语音绝非一成不变，如“儿”化音即相当复杂⁶，

而常用字加以变读，数目惊人；但语音有其稳固性，虽变有常。教学之际，不妨集思广益，与时俱进。

四、关于词汇

词汇教学是汉语教学里十分重要的一环。比起语音来，词汇的变化有时出人意料，不可思议。一般上，教学词汇并没有什么金科玉律，但不同地区所流行的特殊词汇，往往给教学者若干困扰。因此，教学词汇所碰到的问题，首先是词语的选择问题。换句话说，教什么、学什么、怎么用、避免用什么……这些重点，都是棘手的。

有的教科书，破例收录了一些接近方言或富含地方色彩的词，如“过瘾”、“怪怪的”、“油油”等；报章或杂志的广告上，有时出现“一路来”（“一向”）、“直透班机”（“直线班机”）、“一粒篮球”（“一个篮球”）、“不坏吃”（“很好吃”）、“水凼”（“水坑”）之类的词语，看来似曾相识，却有些突兀。再如以下的例子：

1. 电脑、电子计算机
2. 录影带 / 录像带
3. 盒式录音带 / 卡式录音带 / 卡带(cassette)
4. 导游 / 陪同
5. 地铁 / 地下铁 / 快铁
6. 德士 / 的士 / 计程车 / 出租汽车
7. 脚踏车 / 脚车 / 自行车
8. 传呼机 / 召唤器(pager)

也许在教学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上述词汇做一点规范

工作，或比较的工作，但归根到底，教者与学者一定会发现这类词语层出不穷；先得考虑约定俗成的基础；不可单纯强调标准，排斥一些鲜活或饶有趣味的词汇。

举例说吧，“舡舡”（驳船）曾经是南洋一带不可或缺的运输工具。“舡舡”一词在别的地方并不怎么重要，甚至十分陌生；但在新加坡，却与历史发展息息相关。这个词是不是应该照马来话“tongkang”定音呢？如果定为“donggang”，听来似乎是“东刚”了，有点不伦不类；但如果依“舡”与“舡”二字定音，却必须读为“zhong chuan”或“zhong xiang”，仿佛是“中船”或“中乡”，意义并不清楚。进言之，“舡舡”二字或作“舡舡”，在一般字典都查不到；即使查到了，也不作“舡舡”与“舡舡”的组合。再如南方人习惯说“煮饭”、“煮菜”，北方人却说“做饭”、“做菜”或“烧饭”、“烧菜”。如果我提了个暖水瓶去装点热水，我可能说是“拿水”，但按标准语，却应该是“打水”。又如“杯里的水太热了”的“热”，闽、广一带的人会易之为“滚”或“烧”，于是便说“水太滚了”、“水太烧了”，令到说地道普通话的人啼笑皆非、咋舌不已。

用词不当是应该避免的，但一词多义也是不得不加以注意的问题。汉语处处有多音多义字，教人倍觉头绪纷繁，稍一不慎，便掉入语文陷阱。如果有精当完备的辞典，或许可以帮助学习者解决一些难题。可惜的是，目前的汉语词典容纳书面语较多，而且搜罗不够全面，许多词没法子从词典中查出，或者查了依然不能了解有关的使用法。至于词的词性，尤其难以划分。日本学者编的辞书有意给词加上了词性⁷，却也只是大致如此，不能说某某词只限于辞书上的该种或几种用法，而不能变用、活用。